



王广田 李明◎编著



中国古代文学十二讲

ZHONGGUO GUDAIWENXUE



SHIERJIANG



中国古代文学十二讲

王广田 李 明 编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十二讲 / 王广田, 李明编著.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618-5137-1

I. ①中… II. ①王…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古
典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7154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 (邮编: 300072)

电 话 发行部: 022-27403647

网 址 publish.tju.edu.cn

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85mm × 260mm

印 张 17.25

字 数 431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

定 价 35.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影响，甚至也影响到其他文明。即便是社会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的今天，传统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修养。一方面，我们必须珍视和继承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因为它不仅仅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载体。

另一方面，对于文化，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而应该成为文化浪潮中的一员，尤其是推动文化继续发展浪潮中的一员。这就需要我们调整惯常的认知方式，常常对文化进行反思。《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于革新，这是其魅力之所在。对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同样如此，弘扬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只有能拓展、能吸纳、能发展、能包容的文化，才是健康的文化，也才是不息的文化。中国先人的思想及其经典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共同财富，我们要使这种财富延绵不绝。

本书的编著，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用长期累积的知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阐述，是“通古今之变”的一种尝试，希望能实现古为今用，在古与今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达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的目的，使人在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上受到新的启示。

本书强调知识性，但又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性，但又与学术论著有所区别。这是由本书的特定对象——作为高等院校从事人文工作的教师所决定的，他们肩负着传播薪火的责任。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深厚的人文精神，仍有很多生生不息的元素等待我们去开掘、传播。特别是那些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希望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逐步实现对重要文化主题的解读和应用。同样，高校大学生也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使命，时代要求他们继承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现文化创新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从研究者和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都义不容辞。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编著能使传统人文精神更深入人心，一方面通过研究

者挖掘传统文化对社会人生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让传统文化为现代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希望读者能在阅读和品味中，增进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获得一些启迪和激励，以提高综合素质和文化品位。

悠久的中华文化还有无限的风光等待我们去探寻，广大人文工作者和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士更应以一种透视的眼光对传统文化给予必要的关心，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尝试，举一反三，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去寻找和打开许多未曾开启的知识之门。

弘扬文化当然不能只是捧着现存的读本死啃，更不能仅仅停留在前人的光环中。弘扬文化必须把当代的光华传照给远古，又把古代的精髓传输给当代，让丰厚的文化内涵、深刻的人文精神“一手指向过去，一手伸向未来”。我们要结合时代气息，融入文化的历史长河，培育新的时代意识和创新精神，竭力使文化的发展从朴素的自发阶段进入中外交融、古今联通、自觉奋进的新境界。

张岱年先生曾说：“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是创，‘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创新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断辉煌、不断前进的思想源泉。学术研究贵在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前进。因而，我们应该立足于传统，对传统文化予以观照和继承。

虽然，本书还有一些需完善之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本书的结集出版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达到“推进人文精神”的作用。

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累积和持续发展的过程，我们希望有机会还会继续推出中国古代文学系列的第十三讲、第十四讲……

文化的魅力就是历久弥新，品之不厌，嚼之有味。愿编者和读者通过此书实现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共同交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全书由主编负责编写组织与协调工作，由主编审阅文稿，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主编定稿。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 10



目 录

第一讲

中国古代神话的悲剧特征与民族审美精神 陈静 / 1

第二讲

嵇康人格美及现实启示意义 周红波 / 23

第三讲

《典论·论文》的文学内涵 鲍晓东 / 50

第四讲

唐诗中的人生意识 李明 王广田 / 72

第五讲

元稹悼亡诗读解 王广田 李明 / 96

第六讲

女性视角下的唐宋词 李杉 / 121

第七讲

黄庭坚及其鄂州诗歌 王可喜 / 143

第八讲

谈两宋边塞词的创作发展 董继兵 / 162

第九讲

论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 单长江 单怡 / 178

第十讲

“元曲大家”座次的嬗变及后世评价 陈志勇 / 202

第十一讲

雾里看花曾几何——对元杂剧“大团圆结局”的几点看法 雷会 / 224

第十二讲

一部情理话语变动夹缝中的文本——换个角度看《好逑传》 单怡 郭彧 / 244

参考文献 / 263

第一讲



中国古代神话的悲剧特征与民族审美精神

陈 静

一、中国古代神话概述

神话是人类精神的开端，是民族文化精神最早的土壤，也是最早的文学艺术形式。奇特的幻想、惊人的夸张、瑰丽的色彩和离奇的情节使它显得奇思妙想、精彩纷呈，因此大大影响和启发了后世艺术家们的审美情趣和想象力。其实，人类的精神文化涉及许多内容，如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等，但这些无一不与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对神话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进行人文学科中许多分支学科研究的基础。神话作为人类创造能力的最初佐证，对历代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和发展演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辐射作用。探究神话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尤其是审美幻化思维，对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均有某种程度上的生发意义和建构意义，而在此基础上也能够展示出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创造智慧。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审美艺术精神的“根”，神话像一个甩不掉的文化幽灵，自古至今一直伴随着人类步步前进。神话是人类幼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社会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它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中国的神话传说虽然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有着完整、系统的保存，但它同样反映了上古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生活、生产状态以及愿望，是劳动人民智慧的闪现，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人生处处有困境，正是这种具有人类普遍性体验的悲剧性生存困难，才使中



国的原始先民们以及后来的子民们在与自然灾害和社会丑恶的抗争奋斗中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而震撼人心的生命之歌。

在各种苦难、悲惨、不幸和恐惧中，我们的先祖们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分离，他们的自我意识日渐觉醒；每一次抗争后的失败和牺牲，都使他们对个体生命的脆弱和客体对象的超然性、异己性产生新的体验和认识，理性的自觉不断加强，神话中人身上的神性也逐渐被人性所替代。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群像和悲剧情结，传达了先民们向死亡和恶势力抗争的积极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历代人民坚韧而不绝望地向自然威力和黑暗残暴的统治者发起不停息的挑战）。这种敢与天、地、神比高、比能、比强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渗透与扎根在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使中国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也浸染上一种浪漫主义的“审美乌托邦”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我们的祖先背负沉重坚定自信地走到今天，正是神话中的这种审美精神才使他们在生存的困境中寻找到了勇气、信心和力量，从而更好地在抗争和奋斗中来把握和主宰自己的命运。

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深深根植于远古神话土壤之中。在中国的原始神话中，我们的先民们在与自然力量进行殊死搏斗中，在与悲惨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中，唱出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穿透时空的悲歌，涌现出一大批让人永不忘怀的悲剧英雄。这些悲剧当然不是人们对“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亚里士多德），也不仅仅表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更不完全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征服自然的意志、改变生存环境的决心、对命运的抗争、对人生和社会理想的追求，它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先民们积极的人生态度、审美理想和文化品质。

神话多产生于人类童年时代，多为原始人类的口头创作，它是原始先民对周遭世界把握、认知的结晶。原始先民的认知就是一种前逻辑的、具体的联想丰富而逻辑推理能力低下的非理性的认知，布留尔把它叫作“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则称之为“野性的思维（也称象征思维）”，马克思则认为它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神话与传说这两个概念总是难以严格区分开来，因为两者毕竟都是远古时代的人们集体创造的神异故



事。所以本文在谈到中国古代神话时，多指广义神话，泛指中国古代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传说。因为这些神话故事以幻为真，极尽夸张之能事，因此广义的神话也应当包括一些仙话、鬼话、寓言故事等（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未必个个都去准确地对它进行命名或界定）。远古神话将真与假、虚与实的奇思异想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先民们对生与死的困惑和生命意识的解读，是一种最早的文化形态或艺术表达方式。

从神话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古老民族的神话一般是先有独立的个体神话，然后才有相互联系的系统神话。个体神话带有更为原始的古朴特征，是先民们对自己民族起源与发展中艰难过程的深切记忆；而系统神话则是在一个民族中心神出现之后对早已存在的原始个体神话的串联、加工与改造，带有较多的历史化、伦理化、政治化的因素。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被历史化了的以黄帝为中心神、以五帝相传为纽带、以歌颂五帝事迹为核心内容的系统神话对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和尚德精神的形成固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让人们代代传诵并深刻影响着大众文化心理的却是那些光彩照人的个体神话：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涿鹿之战、共工怒触不周山、刑天舞干戚、鲧禹治水、牛郎织女等。仔细品味这些中国人在孩提时代就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我们就会发现，除女娲补天等少数神话之外，它们绝大多数都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我们有理由说，在中国古代原始神话中，悲剧是神话历史大舞台上上演的主体内容，展示催人奋进的悲壮之歌是神话时代的主旋律，表现激昂的悲剧情怀是原始神话的重要色调。中国原始悲剧神话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悲剧和人与社会的悲剧。

在远古时代，毒蛇猛兽固然可以威胁人们的生命，而无情的大火、持续的干旱、滔天的洪水却足以毁灭一个族群，甚至对整个人类造成灭顶之灾。面对大自然的淫威，人类束手无策，先民们只能匍匐于大自然脚下，所以早期的人类与自然处于对立的状态，从而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然而，对自然的崇拜依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强大而持续的自然灾害却在不断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类慢慢产生了摆脱对神秘自然的依附和征服自然、改变生存环境的愿望。人类古老的文明无一不反映出自然灾害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和人类为了生存而向自然宣战的



行为。

古希腊、西亚等古老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相似的大洪水和其他反映自然灾害的神话内容，而中国古代神话尤甚。在女娲时代，我们的先民们曾经在“火熒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的恶劣环境中备受煎熬；尧、舜、禹三代，“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鲧受命治水，后因治水无功而被杀，其子禹继父职。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除了遭受水患之外，我们的先民们也经历了严重干旱的时期，由于炎热和干旱，不仅万物枯死，连向太阳献祭的女巫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山海经·海外西经》这样描述女巫被太阳晒死的场景：“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在她的不远处，还有拿着俎的女祭和拿着鱼的女戚这两个女巫，很明显，这女丑、女祭和女戚都是求雨的女巫。当求雨不成时，神话时代的人们便勇敢地向给予万物阳光和温暖的太阳发起了挑战，于是便生成了十日并出神话和后羿射日神话。

而神话时代的生产力却使这种战胜自然、改变生存环境的美好愿望难以实现，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相比较而言，在中国远古大地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格外强烈的不屈于自然的抗争意志，使得中国远古时代关于人与自然的神话充满了更多的悲剧特色，其悲剧精神也就有着更为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反复阅读中国古代处于文学源头的神话传说，就不难感受到一种强烈而浓郁的悲剧气氛，其中众多的神性英雄以其崇高的部族精神、执着的追求、慷慨的牺牲，铸造了恢宏而伟岸的悲剧英雄群像，并以特有的中国文学中较为罕见的崇高与悲壮，展示了古代神话永恒而独特的艺术魅力。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从这些神话中可以看出，日之高与人之低，日之快与人之慢；东海之大与精卫之小，东海之深与木石之微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他们以自身的肉体 and 微弱的力量同形成巨大反差的自然力量抗衡，其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和为部落民族献身的崇高品格跃然纸上。正是在这种抗争和献身的挣扎过程中，先民们对自我和外客体世界有了清醒的认识，“悲剧意识”才开始抬头。因为“悲剧意识”



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它冲破了物我混一的麻木状态，直面冷峻而真实的现实人生，以独特的情感方式对人类的苦难和自身的悲惨困境发出终极追问，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原始先民们面临的困境尽管恶劣难忍，但神话中的英雄始终表现出必胜的信念和永不退却的决心，这对后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理想的铸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像悲壮的夸父、无畏的后羿、冤死的鲧以及令人同情而又赞叹的精卫等，虽然他们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失败了，有的甚至遭到了残暴杀戮，但他们的意志是坚韧的，抗争是乐观的，因而他们的悲剧具有鼓舞人奋力抗争战胜困境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意识是对当时悲剧性的现实困境的反映，也是对悲剧性生存现实的精神把握。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归纳为挑战与应战，这也很适合用来说明人类的悲剧性。挑战，即人的生存受到根本性的威胁和压力；应战，即人对这种根本性的威胁和压力进行了有效的抗争。给人类生存带来根本性威胁的挑战本来就具有非常规性、非预料性的特点，它的出现是在人已有的认识之外的，它对人的把握现实的能力显示出一种非理性的性质。另外，人对挑战的斗争并不是一场稳操胜券的斗争，而是一场前途未卜的斗争。一些人在悲剧中失败、沉沦、灭亡；一些人在悲剧中诞生、前进。历史的必然性就是在人类无数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非洲的干旱诞生了埃及文明；洪水的灾难冲刷出苏美尔文明；热带森林的困境逼迫出了玛雅文明；海洋的挑战托起了米诺斯文明。人类的文明就是在挑战和应战的悲剧性中诞生的。

正是在极其恶劣的困境威胁中，我们的原始先民们以其原始思维方式塑造了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的神性英雄。补苍天、立四极、济冀州、止淫水的女娲，和“上射十日而下杀猋翦，断修蛇于洞庭，擒封希于桑林”的羿，就成为神话中的典型。女娲和羿都是古代神话传说中无所不能的神性英雄，他们的丰功伟绩无不充满理想化的色彩，洋溢着远古先民深切的渴望，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造福于人类所付出的代价。比较起来，精卫和夸父的形象更会使人产生同情和崇敬。

精卫是神灵（炎帝）的女儿，尚未获得人形，却有了人的意志，是一个“人格化了的神灵”。与无所不能的女娲和战无不胜的羿相比较，精卫



身上的“神性”已经非常淡薄了（她已不是万能的神灵，而是一个弱小的人间女子，并幻化为一只小鸟）。她的弱小显示了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恐惧，以及人在大自然面前无比渺小和无助无奈的生存状态。但是，她衔木石而填海不辍的崇高举动，则表现出了人类勇于与强大的自然力量抗争的坚强意志，具有深刻的象征性。精卫的悲剧，是人与自然的悲剧，是人的主体意识、生存意志和巨大而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之间的矛盾。滔滔的河水东流到海，这既是炎帝族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水，也是困扰和威胁他们的祸水。当可爱的女娃被大海夺去宝贵的生命时，她的精神和意志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变化成一只小小的精卫鸟，这只精灵发誓要以自己弱小的身躯和微小的力量填平茫茫大海，不仅向死亡发起挑战，也向大自然发起挑战。精卫是神话时代人类自身力量的化身，浩渺的大海则是不可预测的大自然力量的代表，而女娃之变化则表现出远古先民们对生命的渴望和顽强的生存意志。女娃的死亡和再生表现出让人永远感动的悲剧精神，它呈现给后人的是一种品质、一种意志、一种理想和一种超凡的生命激情。

作为中国经典神话之一的“夸父逐日”故事具有相似的悲剧特色。《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又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两则神话相互补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致的情节：在北方有一座大山名为成都载天山，山上有一个名叫夸父的巨人。他看到在炎炎烈日的暴晒下，草木枯死、民不聊生，便想制服这个“变化无常”的怪物，于是一路追逐着太阳，直到一个叫禺谷的地方。夸父口渴难忍，一口气喝完了黄河和渭河的水，仍不能解渴，于是便想到北海，但还没等他到达目的地，就渴死在半路上了。夸父形象产生于父权制氏族社会时期，他是一个十分感人的悲剧英雄典型：他气势宏伟，敢于与太阳竞走，象征了人类与自然对抗的无畏精神。虽然他最终无法抵御太阳的炎热而渴死于半途，仅其逐日之壮举就呈现了永恒的崇高和壮烈。夸父逐日神话反映出原始人类对太阳这种自然实体的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太阳是人类和万物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有时又是人类灾难的制造者（如炎热、干旱），这就使人类



对太阳产生了依赖与恐惧、热爱与憎恨的双重情感，因恐惧与憎恨从而产生了想控制它的想法，而太阳巨大的能量、神秘的色彩终于让人们在理性中认识到它的不可战胜，人与自然较量只不过是“不量力”的行为，所以夸父最终也只能得到一个死亡的悲剧结局。但夸父逐日神话正是人类主体意识初步形成的体现，它反映出在原始时代，人类在屈服于大自然的淫威、臣伏于自然脚下的同时，一种强烈的与自然对抗的意识也在慢慢滋生。这种意识正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能正视自己、树立自信，从而一步步坚实地迈向文明的心理基础。

中国古代有一个无头英雄叫刑天，他是部族战争的牺牲者，也是一个无畏的战神。《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刑天的故事连一代大隐者都被感动，使他恬淡的神情突然间变得“金刚怒目”起来，那么世俗之人又怎能不为之动容呢？黄帝部族东进中原时，与炎帝部族的后裔蚩尤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在黄帝平定天下的战争中，和蚩尤的战争是最惨烈的一场。蚩尤来势汹汹，黄帝匆忙应战，九战九败。如果不是黄帝有风师、雷神帮忙，驱动虎、黑、熊、豹为其助阵，再加上九天玄女秘传兵法，是难以削落蚩尤兄弟的铁额铜头的。然而蚩尤孤身奋战的身影在全军覆没的背景里又显得如此悲壮。这种精神在他的一个部下——刑天的身上再次得以彰显。当刑天的头被黄帝砍落并且永远地埋在常羊山中的时候，就可以作罢了吧？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小的，如何能战胜天庭之强权？这个无头巨人却愈加震怒，毫不示弱，以乳头为眼睛，肚脐当嘴巴，挥舞干戚，继续呐喊战斗。只可惜他只能空舞兵器，再无威胁。“战争的胜败不排除偶然的因素，但必然的因素仍起决定作用。”黄帝能转败为胜，说明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生产力更发达，也或者是因为黄帝一直被华夏民族歌颂。但蚩尤死后，民间还继续流传着他和刑天的传说，不能不说明人们不忍英雄就此死去，故而以此寄托哀思。

这种孤胆英雄的形象又何止蚩尤与刑天二神？共工，这个在炎黄之战



中败北的炎帝后裔，由于不满颛顼的肆意压迫，勇敢地站出来为民请命。共工怒而触不周山，从此天残地缺，结束了女娲时代的和平宁静，也打破了颛顼统治时期的死气沉沉。在共工身上，不难看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领头羊形象。当压迫与黑暗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有一个人先吃螃蟹的人站出来，只是大多由于力量的弱小无法改变强大的黑暗势力。在后来的革命先驱身上，谁人身上没有共工的影子？共工怒而触不周山的精神恰恰是英雄敢为天下先的最好注解。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次次上演，历史正是由于这一小部分人的首先发难而不断发展、反复和前进着。蚩尤被杀之后，他身上的木枷被扔在宋山（即今之嵩山）之后，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枫树。从神话和传说中，可以想见当时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以及黄帝对蚩尤及其部族的仇恨。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另一位悲剧英雄是夏民族的祖先鲧。《山海经·海内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后代史官认为鲧之所以被杀是因为治水不力，而《山海经》说他是因为“不待帝命”，忽视了“帝”的权威而招致杀身之祸。这个“帝”到底是谁？韩非的话为我们道出了历史之谜：“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从很多迹象来看，鲧因治水无功而被杀可能并非事实，部族内的权力之争才是其人生悲剧的根源。正因如此，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才会为他鸣不平：“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天乎羽之野。”除此之外，还有《大荒东经》中的犁靄之尸、奢比之尸，《海外东经》中的肝榆之尸，《海内经》中的相顾之尸，《大荒南经》中的祖状之尸。

这些遭受各种酷刑，甚至身首异处的神话英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样的血腥故事，后人已经很难探寻真相了。但它却向我们昭示着在中国古代神话时代，权力之争、部族生存空间之争一直在延续着，从那些失败的神话英雄们身上折射出了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文化品质、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前仆后继的斗争意志。

这些反抗神话多少流露出了中国古代先民们最初的悲剧意识。具有这种悲剧意识的中国古代神话，即悲剧性神话，经过不断流传和加工日益成为具



有审美色彩的艺术奇葩。悲剧性神话中描述的苦难与不幸，并非完全等同于现实中的苦难，而是经过历代流传和加工改造（尤其是掌握知识的士阶层的改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有模有样的艺术典型。因此，在神话的传播过程中，也包含着神话历史化的过程。面对自然界的威力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压迫、灾难或不幸，人们很难把悲剧困境当作审美对象，这些悲剧困境也很难直接引起人的审美快感。

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神话也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展现出震烁千古的悲剧精神。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不同的部族同时生活在中华大地这片沃土之上，后来经过不断的兼并、融合，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数不清的厮杀发生在每一个角落，在儒家所反复吟唱的尧、舜、禹禅让的颂歌声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黄帝与炎帝部族为了争夺中原曾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涿鹿之战。尧、舜、丹朱、象之间更是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舜逼尧，禹逼舜”“尧不慈，舜不孝”“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瞽瞍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这一切都使得中国古代神话天空中充满了血雨腥风，为了保护自己部族子民和争夺生存空间，一代代的英雄们纷纷倒下，以他们的凄壮的人生经历、不屈不挠的精神谱写出一曲曲响彻云霄的英雄悲歌。

中国古代神话中，不仅华夏民族有富于悲剧色彩的神话，其他的民族也有类似的传说，并且这些传说中的神都代表了群体的合理的要求来创造世界，他们舍己为群不惜牺牲的崇高品格令人顿生崇敬之情，悲剧意识十分强烈。例如，神用自己的骨头支天，用自己的眼睛造明，死后变成桃林（汉族夸父）、草药（蒙古族乌恩）、撑天柱（布依族布杰）、白桦树（满族白云格格），为民造福。其中满族的一则神话里讲道，恶神仇恨人类，撒下天花、斑疹、伤寒等病种。善神纳丹虎里为了搭救濒临灭绝的人类，四处品尝草药，发现了治天花、伤寒的草药。他还收了好多徒弟，为人们治病。恶神又偷种下七种毒草。纳丹虎里拼命去寻找这些毒草，找到六种，一一尝了，结果肝、胆、脾、心、胃、肾都中毒，他临死时还告诉他的徒弟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剩下的一种毒草。这种牺牲自身，全身心为民族、部落着想的品格与行为传达出了古代悲剧神话的一种正义美好的品质，或曰崇高感。



二、中西神话比较

按照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神话是人类世代形成的集体心理经验的无意识的反映，是一种不自觉的创造。精神分析理论研究表明，不自觉地使潜意识更自然地流露，没有经过理智的删削，更能显示人的本我，神话也是如此。神话中的悲剧英雄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下面我们就中西神话进行比较，以此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悲剧特征。

在人类各民族的远古神话中所体现出的悲剧特征中，以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和中国古代神话的伦理道德悲剧最具代表性。大凡了解古代希腊神话的人都会对希腊的命运悲剧有着深刻的记忆，最著名者莫过于俄狄浦斯的悲剧。俄狄浦斯从出生起就无法逃避神的安排，不管怎样努力最终还是“杀父娶母”。希腊中另一个悲剧人物是勇士阿喀琉斯。阿喀琉斯的母亲海神忒提斯预知她的儿子将会死于特洛伊之战，为了不让阿喀琉斯去参战，母亲把他打扮成女孩的模样，混迹在一群女孩之中，但是最终还是被聪明的奥德修斯用计认出来了。在战斗中，阿喀琉斯杀死了赫克托尔，但是他自己也被特洛伊城的王子帕里斯一箭射中后脚跟而死，应验了他母亲的预言。萨耳珀冬是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当他与帕特洛克罗斯对阵时，天命注定他要被杀，身为天父的宙斯虽有无限的权威，却不能救他的儿子，只好落下一阵血雨为他献礼。宙斯的另一儿子赫拉克勒斯备受宙斯喜爱，但还是被命运与天后赫拉对他的仇恨打入了冥国。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充分反映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在希腊哲学中，人物的“命运”变成了决定现象世界的逻辑、理念、形式、实体等形而上学的本质。一个神或人出生之后甚至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其命运就已经注定，逃不掉也改变不了，所以对神话人物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其自身善恶的判断、是非的分辨。

而中国古代神话的悲剧则表现出极强的伦理道德特征，这种特征的实质是：先将神话人物按道德标准划分为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是与非、正义与邪恶两大阵营，于是，黄帝、伏羲、女娲、帝喾、尧、舜、禹、皋陶、后稷就成了社会正义力量的象征，而共工、鲧、相柳、蚩尤就成了“邪恶力量”的代表。因为善恶阵营的形成，神话时代的一切纷争都源于好与坏、美



与丑、是与非的对立，一切战争也都是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正因如此，中国神话中的悲剧人物不但是社会和历史正义的代表，而且是完善的伦理与道德的化身；中国神话中的正义力量不是因为命运的注定和自身性格的缺陷遭受毁灭，而是因为强大的邪恶势力的野蛮摧残而毁灭。由于人与大自然力量的悬殊，女娃（精卫鸟）葬身于浩渺的大海，夸父毁灭于无情的烈日；因为政治力量差别，刑天被杀于常羊之山，王子夜身首异处。悲剧人物以放弃个人追求和生命为代价，以一种悲壮的行为方式表现出蔑视死亡的殉道精神。

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神与英雄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神完全是虚构和想象的，英雄却或多或少有一些历史依据；英雄是会死的，神却长生不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神话没有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神，盘古和女娲最接近于神，只不过不是永生的。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例如赫拉克勒斯最终被擢升到奥林匹斯山上，归入诸神之列。而中国的神往往降为英雄，有的甚至降为凡人。例如后羿上射十日，下杀猛兽，本是远古神话英雄，后来却变成十足的凡人，不能飞升到月宫与妻子嫦娥相会，反被自己的学生（又有说是家臣）逢蒙所杀。中国神话中的悲剧形象，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是因为儒者外在的改造和史家的历史化结果。

在古希腊神话中，除了英雄之外，英雄和神的关系也构成了神话的重要内容。神力无边，神的力量总是大于英雄的力量，是这类故事的基调，也不排除英雄有战胜神祇的时候，但是反抗神祇几乎都以被神残酷镇压为终结，由此酿成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悲剧。而在中国神话传说中，英雄与神之间从来没有冲突。相反，是神绝对地牺牲自己、奉献自己。盘古完成开天辟地的伟业之后，将自己的双眼化为太阳和月亮、四肢与头化成五岳，血脉化成长江与黄河，毛发化成山林草木，肌肉化成泥土，筋骨化为金石，身体上的寄生物变成人类。《山海经》中也有女娲之肠化成十神的记载。这种英雄与神的关系，曲折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希腊神话中向神祇挑战、反抗神祇的故事，暗示了人与天、人与神的对立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映了西方人勇于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决心和毅力。而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女娲等却担负起神的使命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毁灭自身保全部族或整个集体的利益，这种将自身化育为万物的神话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自然万物、